

拉纤去赶集

□丁秋波

寒潮袭来,走进菜市场,就看见被霜冻打压过的个头饱满、菜叶经络清晰、菜梗鲜嫩多汁的大白菜。这样的大白菜,一看便知贴着家乡的标签,一闻就有一股浓郁的家乡味道。买上一棵家乡的大白菜,捧在手里,像翻阅一本熟悉的课本,重温起儿时赶集卖大白菜的情景。

记得我刚上初中,那一年冬天,天也是这么寒冷,母亲已经开始忙碌着准备年货。吃过晚饭,父亲与母亲商量着年前赶集的事,想把地里的大白菜去外地集市卖个好价钱。还没等母亲发话,我自告奋勇请缨。虽然,母亲不想让我去,但想想快要过年了,天寒地冻让我父亲一个人撑船出门,多少有点放心不下,有个孩子陪着也好,就勉强地答应了。

第二天清早,父亲就着手准备。等我吃过早饭,父亲拿来纤绳,带着我去练习纤绳穿过桥洞。父亲把村子里大大小小的桥洞都让我穿了一遍,还反复告诉要领和技巧,怕年少的我太稚嫩,不懂事,还把赶集的事对我细说了一遍。

赶集的日子到了,天刚放亮,全家人都忙起来了。父亲把大白菜挑到河埠头,母亲和姐姐将清理干净的大白菜整整齐齐地叠在船舱里,满满一船。父亲加装船篷,母亲拿来煤球炉和厚被子,还有路上吃的干粮。父亲和我在家里吃过中饭启程了。

父亲把船舵,我在岸上走。母亲在对岸,看着我小小身影拉着纤绳,又看着我将纤绳第一次穿过桥洞,我向母亲挥挥手,而母亲一直在看着我。

江南水乡河成网,每过一个村庄都有桥,不同年代修建的桥形状各异,这正是父亲所担忧的。那时候,大多数村庄都是简单的石板桥,高低适宜,又平又窄,穿纤绳过桥洞比较容易。那些古时候建成的石拱桥都有纤夫道,不用穿纤绳。而近年新建的与机耕路配套的桥梁,没有统一规格,高低不一,宽窄不等,像我这样的“小纤夫”不易对付,这让父亲非常担心。每当遇见新桥,父亲早早放慢船速,发出口令:“水位高,提绳收紧”,或“桥面宽,拉开绳子”。尽管这样,还是失手好几次。有几次,遇上同路的好心人帮我穿过桥洞。还有一次,父亲将船停靠岸边手把手教我。

外地赶集船过闸门是途中最大的考验。虽然临行前父亲告诉过我,但少年的我并不在意。内河闸门是利用水位落差人工放闸,连船带货一起过闸,父亲叫我坐在

船舱内别动,第一道闸门开启后,水位较低,我们一组船入内,岸上人工用长长带铁钩的竹杠竿将每只船的两边钩住,防止碰撞。当第二道闸门开启时,水立即灌了进来,我惊奇地看着船下卷起漩涡,顿感船在惊涛骇浪中,不觉惊恐万分。这时父亲十分镇定地把着舵,我则忐忑不安,老老实实伏在船舱内。只听“船过闸了”一声大喊,我们的船逆水而上,越过了闸门。

夜幕降临了,我们还在赶路,周遭一片漆黑,模模糊糊地能看见堤坝的影子。又走过一段路程,看见前方有星星点点的灯火,父亲对我说,再坚持一会儿就到了。大约晚上9点左右,我们的船靠岸了,父亲将船绳套在河埠头石柱上,开始在船舱内点煤球炉子烧饭。此刻,我已经累得躺在被子上不想动了。吃过晚饭,在船舱里过夜,我蜷缩着睡在父亲身边,听着呼啸而过的西北风入梦。

夜半三更时,我被前来赶集的船只惊醒。钻出船舱,发现船上积着薄薄一层霜,往河中淘水,触碰到了小冰块。五更时分,就有买家来看货问价。这时,父亲叫我把大白菜搬到河埠头,集市热闹起来了,看货问价的、买菜的人多起来了。父亲坚信我家的大白菜质量上乘,别人卖2分1斤,父亲坚持3分1斤,不肯还价。临近中午,还有五分之一的大白菜没有卖出去。我焦急地问父亲,再不卖出去,晚上又要睡在船上了。眼看集市上的人少了许多,父亲反而显得特别有耐心。没过多久,有人朝着我们摊位走过来问价,父亲仍然坚持老价钱。不知是什么原因,这两人看过货后,连价钱都没还,就把摊位上和船舱里的大白菜都买了。

大白菜卖了好价钱,父亲满心喜悦,拉着我上岸走走,然后,买了年糕回船舱做了一碗大白菜年糕汤。至今,这股清香仍储存在我的记忆里。回家路上,一艘轻舟水中游,拉纤轻松了许多,过桥穿纤绳变熟练了,过闸顺流而下心里也踏实了。

经过这次赶集,我对家乡的大白菜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它不仅是我们家的经济支柱,还凝结着父辈种植的智慧。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,家乡的大白菜是全村人的越冬菜、果腹菜,是儿时记忆中的美食。如今,大白菜已成为众多鲜菜之一,春夏秋冬,无论天南地北都有新鲜供应。但在我的家乡,那肥嫩鲜脆的大白菜,仍然是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的一道压轴大菜。家乡的大白菜承载着我们岁月里的许多故事。

橱中岁月

□安殷

小时候,家中有个老橱柜,放在二楼西间的最里面。

橱柜不是父母结婚时的家具,而是祖父前妻的嫁妆,和父亲睡的百工床、床头柜是配套的。柜子快有百年了,老物件抗用,保存得还是很好。柜子面板深褐色,被母亲擦得油光锃亮,有了包浆,也就有了岁月的痕迹。

柜子有三层,可以拆分。最上层是玻璃柜,放了几个坛坛罐罐,里面装着什么,会不会有好吃的?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小小的我。我知道开柜门的时候,把手处要往上提一下,才能顺利开门。下层较宽,可以放上几条被子,更多的被子是放在旁边的被子柜里。柜子前放了两个方凳,木料很好,很厚重,压手得很,我踩上去刚好可以够到最上层的橱门。

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中间层。可是这层有锁,一把老式的铜锁。见过几次母亲开柜门,我当然知道那把黄铜钥匙放在哪里。就放在被子柜上面的梳妆盒里,梳妆盒应该是母亲的嫁妆,不是很精致,打开后背面有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的语录。寻找钥匙像是在探秘,我先打开梳妆盒的锁扣,拿开上面一层,才看到放在梳妆盒下层的钥匙。

开柜门一般都是在父母不在的时候。钥匙下面系着一根红绳,有点分量,我插进锁孔,顺时针旋转,再往外拉右边柜门上的铜拉手,“吱呀”一声,柜门开了。想打开另外那扇柜门,要拿下挂着的铁钩子。柜子里面有两层,中间是两个抽屉。上下两层放的多是母亲认为贵重的衣服,还有毛衣,一家人的衣服把这两层塞得满满的。

关键是两个抽屉,家中的秘密仿佛都藏在里面。我轻轻地拉开左边的抽屉,看到一侧放了一些票据,如粮票、油票等,还有户口本和土地证。有时会放着信封,里面有一些十元的纸币,这是父亲刚发了工资之后。对于现金,我不敢偷拿,父亲是会计,对数据敏感,放了多少钱,他心里有数的。实在需要钱了,我会向母亲要,只要有正当理由的,母亲一般会给我几块钱。一个布袋里放了一个金戒指,上面是嵌宝石的,只是宝石已经丢了,顶上是空荡荡的。我从来没见过母亲戴过这枚戒指,听她说,是奶奶送的。还有两枚银戒指,我知道是用银角子融化后做成的,走村的银匠加工的时候,我就在旁边,记得是二角的银角子。而银元是放在一个布袋中,上面有绳子可以封口。银元起先有好几个,后来就只剩下两个,头像还不一样,父亲说一个是袁世凯,一个是孙中山。我不知道这个值多少钱,母亲说以后我们姐弟俩一人一块,会分给我们的。大人说,鉴定是否是真的银币,可以用两个指甲捏住银元的两侧,猛吹一口气,放在耳边听,能听到嗡嗡作响的,是真银子。我试过多次,每次都能听到嗡嗡的声响,就会觉得心安,感觉自己很有钱的样子。边上还有一个银项链和银手镯,暗白色,不是很亮,母亲说是我小时候戴过的。我试过好几次,把项链伸到最大,也无法套进我的脑袋——难道我的脑袋变得这么大了?

另一个抽屉中东西很杂。有一些黑白照片,还有很多绒线。有新买的,母亲准备织新毛衣,也有老毛衣拆下来缠成团的毛线。一双皮手套,应该是父亲戴的,但我从没见过父亲戴过,他冬天戴的都是普通的面纱手套。还有一大块皮面,一面是黑色,一面是皮的本色,我一直搞不懂这是用来做什么的,已经放了很多年了,但我喜欢它散发出来的皮革味道。

每次打开这个橱柜,摸摸这些东西,闻闻味道,我就会觉得心安,有种满足感,仿佛是窥探到了秘密。这些有包浆的老物件弥漫着人间烟火气,是有灵魂的。它们和这个家水乳交融,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。

那是1987年前后,家里的楼房造好没多久。

